



博雅文库
BOYA WENKU

翻译中的意义空白

填补机制研究

上海市教委支出预算项目

瞿宗德 魏清光 / 著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博雅文库
BOYA WENKU

翻译中的意义空白

填补机制研究

上海市教委支出预算项目

瞿宗德 魏清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中的意义空白填补机制研究/瞿宗德,魏清光著.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11

(博雅文库)

ISBN 978-7-5628-2657-6

I. 翻... II. ①瞿...②魏... III. 英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2963 号

博雅文库

翻译中的意义空白填补机制研究

瞿宗德 魏清光 著

策划编辑 / 陈 勤

责任编辑 / 何 蕊

责任校对 / 李 晔

封面设计 / 戚亮轩

出版发行 /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200237

电 话:(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2717(编辑室)

传 真:(021)64252707

网 址:press.ecust.edu.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 5.625

字 数 / 14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

印 数 / 1—1000 册

书 号 / ISBN 978-7-5628-2657-6/H·880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出版社营销部调换。)

序 言

语言是交际的工具,但在交际过程中,语言不可能也不需要把所有的意义内容都表达出来,其原因部分是由于语言本身的局限性,部分是由于认知经济原则的体现,部分是由于发话者的意图所致。因此在语言表达中间存在着意义空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指出:“语言不可避免地要有概括作用或抽象作用。外界事物呈现的无穷的细节,都可以反映到人的脑子里来,可是语言没法儿丝毫不漏地把它全部表现出来,不可能不保留一部分,放弃一部分。”(吕叔湘 1980:63)意义空白的存在是语言的基本特征,意义空白的填补是语言交际中的常规机制。在阅读过程中只有对文本中的意义空白进行填补才能获得完整、连贯、正确的理解。这一现象可以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如哲学、美学、语言学、思维科学等得到阐释和论证,并可以从文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的各领域进行描述和分析。

意义空白填补的运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机制,虽然可以从上述各领域得到解释,但其本源可以追溯到认知领域,因为对意义的理解是一个认知问题,对意义空白的填补归根结底是一个心理认知活动。本书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意义空白在大脑认知中的表现进行描述,并揭示意义空白填补的认知运行过程和规律。

翻译是一项极其复杂的语言活动,在语际意义传递过程中,意义空白填补的运行机制无疑比语内意义空白的填补更要复杂

得多。翻译中面临的首先是在理解原文时对意义空白的应对处理问题,必须通过填补各种空白来加深理解原文,包括客观因素所引起的空白如语篇相关背景 and 知识、语言表达中的省略及空缺,和主观因素所引起的空白如作者的隐含表达和为实现美学效果而故意留下的想象空间。在表达阶段,又面临着填补哪些空白和如何填补空白的翻译策略问题。不论是在理解阶段还是在表达阶段,认知语言学的原理都能对意义空白填补机制作出最有说服力的阐释。

目 录

第一章 文本意义空白的理论根据

一、哲学阐释学	1
二、解构主义	6
三、接受美学	10
四、思维特性	14
五、模糊语言学	17
六、翻译的不确定性	23

第二章 意义空白现象的描述和分析

一、从语言的意义和形式看意义空白	28
二、从语言学视角看意义空白	29
(一) 语义学概念上的空白	29
(二) 语用学概念上的空白	32
(三) 社会语言学概念上的空白	38
(四) 语篇语言学概念上的空白	42

第三章 涉及意义空白填补的因素

一、互文性	46
(一) 文本意义的互文性	49
(二) 文化意象的互文性	50
(三) 互文的历时性	52
二、格式塔心理学	53

三、文本功能类型	57
(一)信息型文本翻译中的意义空白填补	60
(二)表情型文本翻译中的意义空白填补	60
(三)感召型文本翻译中的意义空白填补	61
第四章 翻译中意义空白填补的认知机制描述	
一、认知机制研究概述	64
二、范畴化	65
(一)什么是范畴化	65
(二)认知范畴与英汉互译	69
三、意象图式和认知框架	73
(一)意象图式	73
(二)认知框架	83
四、认知语法的突显	89
五、隐喻	96
第五章 意义空白填补的认知运行方式	
一、激活扩散	112
二、推理	124
三、更新	136
(一)概念整合理论视角的更新	140
(二)概念整合理论与翻译中的更新	141
第六章 翻译中意义空白填补策略	
一、原文空白—译文填补	146
二、原文空白—译文空白	149
三、原文无空白—译文空白	150

第七章 翻译中意义空白填补的意识程度

一、对译文读者的背景知识和思想观念的预期·····	154
二、已知信息、新信息和可推知信息·····	155
三、规范性语言与创造性语言·····	158
参考文献 ·····	160

第一章 文本意义空白的理论根据

在研究翻译中的意义空白填补机制之前,我们先从哲学、美学、思维科学、模糊语言学和奎因(Quine)的翻译不确定性等学术领域来论证语言意义空白或不确定性的存在。

一、哲学阐释学

阐释学是一门研究理解和解释的学科。理解的客体或对象主要是文本(text),也叫本文。“‘本文’就是任何由书写所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利科尔,1987: 148)任何文本一方面表现为语言符号,另一方面表现为意义。在理解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中,我们首先遇到了理解的目的问题,即主体为何要去理解文本(本文)。文本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因素,即文本存在意义“空白”。任何人在进入阐释过程中都不是一块白板,肯定是带着自己的生活经验、知识传统、文化意识、道德伦理等进入阐释过程中去的。

中国自古就有“诗无达诂”的说法,强调文本意义的动态和开放,即“空白”因素。不同的读者因为个体生命体验、环境、性格、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存在差异,对同一首诗的体验会不同。文本只会向读者展现他/她所能够体验到的意义,其余的可能就处在被遮蔽的状态。因此,意义的获取并非是建立在纯粹逻辑经验基础上对客体/他者的破坏性掠夺,而是“在人的揭示中,使事物去

蔽而按其所是显示其自身的意义”(张世英,2003:73)。我国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辩,更是体现了强烈的阐释学特色。魏晋大家王弼认为:“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象与言是通向“意”的关键,由于“意”的“空白”,很难以语言把握,阐释之妙,全在心领神会间,也即所谓“得意而忘言”。

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在阐释学中实现了“本体论转向”,他们的阐释学称之为本体论的阐释学或哲学阐释学。伽达默尔鲜明地表述了哲学阐释学的基本观点:“对于所有本文来说,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精神的历史性的自我渗透,才实现了诠释学的使命”;“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伽达默尔,2004:489—490)。因此,在哲学阐释学看来,阅读不应是一种指向客体世界的对象性活动,而应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阅读经验与本文结构互为主体,相互阐释,相互生成。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意义就不可能等同于文本本义,而应是文本与读者因各自情况相互制约下产生的意义之总和。哲学阐释学认为理解的目的是要去把握文本自身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因为不存在不依赖于读者的“文本自身的意义”。作者当然是有思想的,但文本的意义不再是作者的思想,文本一经产生,“作者就死了”,从此文本就具有了不同于作者思想的意义,有了独立的命运。文本在读者阅读以前并无独立自在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处于“待生空白”状态,读者的阅读赋予文本以意义。由于读者在时空上具有无限扩展的趋势,因此,文本的意义也就具有了无限变化的可能性,文本的意义“空白”也就随着不同的读者的阅读而得以填充。因此,去问文本自身的意义是什么,或作者的思想是什么,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

哲学阐释学关注作为人的一种存在状态,理解可能性的基本条件。哲学阐释学指出理解的基本条件有:前理解、语言、视域融合、间距、阐释学循环等等。

“前理解”指的是理解主体的存在状态。要理解,必须有主体的存在。主体不能是无任何理解的存在,他必须先有理解,才能再去理解什么。相对于主体某一理解行为前的作为主体存在状态的理解,称之为“前理解”,也叫“偏见”。前理解是指人们思考任何问题所要利用的语言、观念以及使用语言的方式。前理解或偏见蕴涵了解释的最初的倾向性、方向性。在它的导引下,解释者对文本解释的目的不在于阐明作者的真实意图,对文本进行复制,而是学会如何识破表面所指的东西,超越作者的主观意图,并对其意义“空白”作出新的解释,甚至借题发挥。前理解造就主体的理解能力,没有前理解的人就不能理解。由于每一种解释——哪怕是科学的解释——都受到解释者的具体情境控制,根本不存在无前提、“无偏见”的解释,因为即使解释者能够使自己从那种那种情境中摆脱出来,他也不能使自己从自身的事实性中即历史地位中摆脱出来。

语言是理解的另一基本条件。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意识借以同存在物联系的媒介。”(伽达默尔,1994: 77)语言一方面构成理解者的存在,另一方面构成文本的存在。主体具有一种语言,历史、传统、现实通过语言而进入主体的存在,构成他的前理解。同时他必以自己的语言去理解文本的语言。文本是一种语言的存在。解释者理解文本时,实际上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语言与用语言传递意义的理解是一个过程。“我们对语言的拥有,或者更妥当地说,我们被语言拥有,是我们理解那向我们诉说的文本的本体论条件。”(伽达默尔,1994: 21)可以说,语言是阐释意义空白的工具。

视域融合是指在理解、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的知识视域和文本的知识视域的交融结合。之所以二者可以融合,就在于文本的知识视域存在“空白点”。视域融合本质上是把过去的意义置入当前意义“空白”情况下的一种调解或翻译。所以“把理解概念定义为一种‘视域融合’,为发生在一切意义转换中的进程提供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图像”(伽达默尔,1994:10)。视域融合是解释者与文本进行交流的方式、场所。在其中,就像一切真正的对话一样,在解释者与文本之间进行着解释学谈话,包括平等和积极的相互作用。在这个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解释者的视域与文本的视域必然都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具体说,当解释者把自己放置到另一种情景即文本作者的情景时,他决不会同时抛弃自己的情景和前理解,而总是意味着理解发生时就必须带着自己的视域进入所要理解的那个视域,同时也不停留在以往的视域,而是把它溶入新的视域后,对文本重新提问并给予新的解答。通过视域融合,既揭示了他人的视域,又展现了自己的视域,使理解者在理解过程中,不断填补旧的“空白”,不断拓宽、超越自身的视域,达到一个更高、更优越、更普遍的视域。在这一理解过程中,历史与现实、客体与主体、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视域融合也体现了“效果历史”概念的含义。效果历史是指过去和现在之间不停的交互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了主体和客体的活动,即作为解释主体的解释者的视域的活动与作为被解释的客体的文本的视域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传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推动力量 and 影响力量。这表明历史现象与文本决不是解释者可以不置身其中的客观的解释对象,而是主客体的交融统一。视域融合表明人的认知过程是通过不同视域之间既竞争又协同的交融结合,而实现的具有动态性和自我超越性的自组织过程,是一个不断填补意义“空白”的过程。这是认知思维产生复

杂性的重要根源。

“间距”亦称“疏异化”、“空白”，指的是理解者与对象之间的一种距离、一种不同。理解总是对另一种存在的理解，没有不同，也就不要理解。因此，间距不是要根本消除的东西，而正是理解的条件。从阐释学立场来看，如果我们把作者的思想作为理解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么，从作者的思想达到理解者的理解，就会有种种的间距：作者思想和语言（语言符号）之间的距离，文本的语言与理解者的语言之间的距离，文本的语词和语义之间的距离，等等。理解者是穿过这些距离才能理解作者的思想，达到理解与作者思想的“同一”。而穿越这些距离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填补意义空白才能完成。

阐释学循环指的是对局部理解和整体理解的一种循环关系，它的基本表达式是：只有理解了整体，才能理解局部；只有理解了局部，才能理解整体。例如，只有在句子中才能理解语词，又只有理解了语词才能理解句子；只有在段落中才能理解句子，又只能理解了句子才能理解段落；只有在整部文本中才能理解段落，又只有理解了段落才能理解整部文本；只有理解了作者的全部作品才能理解作者的某一文本，又只有理解了每一文本才能理解作者的全部文本；只有理解了某人的全部思想发展才能理解某人的某一思想，而只有理解了某人的每一思想才能理解某人的全部思想；只有理解了某人所处的社会，才能理解某人的思想，而只有理解了社会中的每一思想、每一事件，才能理解社会，等等。理解永远是在整体和局部理解中的循环中进行的。

哲学阐释学的重大功绩，就是通过对理解基本条件的研究，揭示了理解的相对性、局限性、历史性、开放性，绝对的复原或重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文本意义空白的存在，理解者的视野和文本的视野不可能完全重合，因此总有“意义丢失”和“意义

增加”的事发生；由于读者的视野各不相同，因此，大家理解到的意义也会各不相同。文本是语言的文本，理解是语言的理解，而语言存在着语词和意义、能指和所指、语言的社会性和个人使用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客观存在，语言不可能绝对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文本在理解中会发生歧义，不仅读者的思想和作家的思想不可能完全一致，而且不同理解者之间的理解也会不一致。任何的理解总是有条件的、有局限的、历史地发展的，理解永远向着意义开放大门。所以伽达默尔说：“文本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伽达默尔，2004：380）

二、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也叫“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对索绪尔（Saussure）为代表的结构主义的反叛。它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关于结构和意义的概念，因而叫做“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首推德里达（Derrida），此外还有德曼（Paul De Man）、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福柯（Michel Foucault）等。

解构主义是在对结构主义的内核——“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消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认为，在语言表达之前先有明确的内在意义，语言文字只是其外在形式：意义好像灵魂，语言像粗俗的肉体。德里达解构主义的锋芒指向逻各斯在哲学中的决断霸权。逻各斯既是理性、话语、比例关系，又是计算和言语。本质上，系统稳定性观念，自我聚集的观念与逻各斯观念联系在一起。结构主义设想有一个超然结构

决定符号的意义,成为意义的根据或中心。解构主义却否认任何超然结构或内在中心,认为文本是一个无中心的系统,没有终极的意义,否定文本的封闭性,认为意义存在着“空白”。解构主义认为符号不存在同一性,意义在差异中播撒,文本在衍异中扩展,通过否定文本的中心意义,以及由此派生的对等与不对等、深层结构与表层结构、典范文学与非典范文学等二元关系。

解构主义认为,符号的意义在根本上是多义的和不确定的。符号意义不可能有一个完整、终极的意义,随着语境的变换,意义总是表现为差异并被延宕。“每一个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口语的还是文字的(在这种对立的一般的意义上),作为一种小的或大的统一体,可以被引述,被置于一对引号中间;因此它可以突破所有的已有语境而以一种绝对的非充足性出现在无尽的新语境中。”(德里达,1997: 97) 一个符号所处的语境、参照物不同,它的意义则相异。而由于符号的语境、参照物是多元的、变动不居的,因而导致意义的多元和不确定。词语如此,文本也不例外。同一个文本被投放到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读者会解读出不同意义。

从语言观念看,意义不确定论是结构消解的必然产物。正如德里达在《符号、结构和人文学科话语中的嬉戏》中所示,一旦我们认识到“结构的结构性”才是结构“原初”的“本质”,我们便会发现符号和结构并非封闭的整体,而是差异嬉戏的园地。意义是“活动”着的,在场和缺场的相互转化维系着它的生命。语言的意义由此发生无限的延异。德里达将语言符号意义因语境的变异而不断变异和增值的状态称作“播散”(dissemination)。播散是语义最基本的特征,语言符号中没有哪一种词语和文本的意义不是播散性的。可以说,这种由播散而形成的意义不确定性是形而上的整体性和自我同一性观念受到消解、具有暴力色彩的简化性逻

辑受到解构以后语言所显现出的意义多元共生、共存的可能性；是消解权威、促使种种意义产生和消失的力量源泉。

就翻译而言，解构主义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就无法存在，翻译不是文学的附庸，而是一个文本的来世（afterlife）。本雅明在他的《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中这样写道：“……正如生活的表象虽对生活的现象不构成任何重要性却与其密切相关一样，译作是自原作衍生而来的——但更多地是来自它的来世（afterlife），而不是原作现有的生命（life）。翻译总是晚于原作，世界文学的重要文本也从未在其问世之际就有选定的译者，因而译作标志着它们生命的延续。……而原作的生命之花在其译作中得到了最新的也是最繁盛的开放，这种不断的更新使原作青春长驻。”（Benjamin, 1923: 73）也就是说，文本经过翻译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翻译是使原文存活下来的手段。由于文本本身没有确定不变的意义，因此每经一次翻译就改变了原文的意义。所以，文本的意义不是由文本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译文决定的。译者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对原文进行阐释，这些阐释又相互补充。只有对原文不断的翻译，原文才得以存在下去。而且，文本能存在下去，不是依靠文本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解构主义者们甚至认为“翻译文本书写我们，而不是我们书写翻译文本”。（Translated text writes us, not we the translated text.）（Gentzler, 1993: 145）福柯则认为，原著在翻译处理过程中不断地被改写，译者每次阅读和翻译都改写了原作。我们以苏轼的《水调歌头》第一行“明月几时有？”的翻译为例：

[译文 1] Bright moon, when was your birth? (杨宪益、戴乃迭译)

[译文 2] How long will the full moon appear? (许渊冲译)

[译文 3] How rare the moon, so round and clear! (林语堂 译)

[译文 4] When shall we have a bright moon? (龚景浩 译)

仅就词的内容而言,四位译者的理解就各有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悬殊。如果把这四种译文回译成汉语,译文 1 就是“明月,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译文 2 是“满月将会在天空持续多久?”译文 3 是“月亮如此圆且清澈,多么少见。”译文 4 是“我们何时会拥有一轮明月呢?”之所以不同的译者会作出不同的理解,主要原因就是原文本身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是存在着大量空白点的,从而给不同的译者以不同的想象空间和阐释空间。

德里达认为解构主义与翻译息息相关,对于翻译过程中不可捉摸的现象,德里达创造了“延异”(différance)这一概念。德里达有意把 *différence* 的一个字母“e”改为“a”意在表明,语言中任一要素都不是自足的,必与其他要素相关,但又彼此有别。“延异”(différance)具有两层含意:一是指区别、区分、差异,即“to differ”;二是指拖延、推迟、延宕,即“to delay”。前者是指空间上的不同,而后者则是指时间上的差异。

德里达的延异说提出了作品文本意义的不自足性和阅读阐释意义的无限“延宕”的解构观点。延异说的提出首先是基于对语言符号体系非自足性的认识,基于对语言是一个能指与所指对应统一、规定明确的结构之质疑。在德里达看来,任何符号本身都不能充分存在,符号的意义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因此,符号具有延异性,所谓延异既包括空间的差异又包括时间的绵延,语言的意义取决于符号的“差异”,同时意义又永无止境地“延宕”,因而意义最终是无法获得的。文本的意义也就没有得到确证的可能。

对文本的每一次阅读使新的意义成为可能。每一次阅读都把文本放进了一个新的语境。语境是开放的,它从不把解释固定下来,也不在这些复杂的解释之间画出界限。由于这个原因,一